

鬥爭

DOH TSENG

第十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每份售價一分

怎樣領導目前的大罷工？

上海工人不顧國民黨的壓制與禁止，仍藉經濟轉折的機會，不斷發動罷工的鬥爭。近一月來，上海紗廠工人的罷工潮流，從申新、恆豐等廠的罷工，而到日本紗廠之聯合罷工，其規模與普遍，實為近六七年來所未有。這種罷工浪潮，不但表示小受壓迫的工人鬥爭已重新抬頭，而且帶有把經濟鬥爭與反日鬥爭聯合起來的意義。今後，在世界與中國的經濟狀況略有好轉的情形下，並且在如果罷工鬥爭不遭受嚴重失敗的情形下，罷工運動有繼續發展之可能。目前問題，在於革命的先進分子怎樣認識這種罷工的意義，並怎樣領導與正確的領導使得順利地發展。

我們曾經不斷指出，中國的革命運動，如無工人階級之參加，其高漲與勝利是不可能的。九一八事變以來，抗日運動在工人階級中間之所以屢起屢落而迄至今不能發展，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人階級的消沉。現在工人階級從長期的消沉中站起來了，並且在開始抬頭時即帶有經濟與政治鬥爭同時進行的姿勢。罷工鬥爭如果發展下去，則是抗日運動的社會主力已經存在，再遇到小資產階級的興起與聯合，大革命浪潮即會到來。這便是現在的罷工的意義。但怎樣才是正確的領導呢？

目前各廠的罷工，因未受革命政黨的組織故力量還很脆弱，並且因在長期的恐慌打擊之後故鬥爭的主要目的還僅僅地限於經濟。所以目前這種鬥爭的正確道路，在於怎樣把工人自發的經濟要求與目前最迫切的政治鬥爭口號聯繫起來，而不應當只提出空洞的「愛國」口號，而不及他們經濟要求的勝利，以致摧殘了工人鬥爭復興的萌芽。在領導經濟鬥爭時，

全國民眾動員保衛綏遠！

在日本帝國主義指使下的察北匪偽軍團開始侵擾綏遠時，全國民眾保衛綏遠運動，從北而南，到南而西，已不約而同的雲湧風起。這表示全國民眾決心要保衛綏遠的安全。

我們應當竭力援助一切真正抗日的軍人，而對那些在作抗日戰爭時，我們必須援助他們，但援助不過是抗日方法之一；目前的主要問題在於怎樣才能保衛綏遠。

日本帝國主義現在之侵擾，是經過了長期的預備，並有充分的精銳武器之配置。要抵抗這種種侵略，必須動員全國的軍力。但國力由來有限，必須動員全國的軍力。但國力由來有限，必須動員全國的軍力。但國力由來有限，必須動員全國的軍力。

自然應當向工人指出抗日的意義與道路，並應隨時隨地提高工人羣衆的階級意識。但目前抗日勝利的道路與提高工人階級意識的方法，則只能是工人貧農聯合戰線打倒國民黨對日宣戰，而決不是工人與資產階級國民黨「聯合戰線」進行抗日。事實上，在目前上海日本紗廠聯合罷工中，已明顯表露了資產階級國民黨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勾結與奉承。滬東的日本資本家本來早已答應了增加工資百分之五的，但在工人因不滿而罷工與資本家對峙時候，國民黨的上海市府、市黨部與御用工會，即與日本資本家及其海軍陸戰隊與武裝巡捕等建立了聯合戰線，威迫工人使無條件地含淚復工。這種種的事實，已經使工人階級從悲憤中認識了國民黨的真面目；誰要在這事實面前宣傳資產階級國民黨聯合抗日，那必然要遭受先進工人的拒絕，增加工人鬥爭情緒之消沉，並置為國民黨法西斯的欺騙開關道路。這樣，既難於把目前的罷工鬥爭向前領導，而且且難於把目前的罷工鬥爭發展成工人階級對國民黨的屠殺。但不幸中國史大林黨對付目前罷工鬥爭的道路——如果他們還有道路的話——恰是增加工人的消沉情緒與預備使工人遭受屠殺的道路！

因此，我們不無階級政黨的責任，敢告中國的革命分子，尤其是史大林黨內的革命分子：爲使目前的經濟罷工得順利發展，爲迎接或能即來的革命高潮，並預備在將來的政治鬥爭中得到勝利，我們必須把目前的經濟罷工向前領導，而絕不應當以空洞的「愛國」口號障礙目前罷工鬥爭的勝利；必須以打倒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口號來提高工人階級意識，而決不可以與資產階級

我們對各派聯席會議的態度

在廣西的一抗日運動完結後，中國各派軍閥、政客以及若干政黨所謂聯席會議，曾擬定於×月×日召開。聯席會議在彼處參加者之列。本同盟經過討論之後，得出以下的決議，對於該聯席會議拒絕參加。

(一) 我們認爲抗日是日前中國民族同時也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最迫切的任務；因此我們願與任何真正抗日的派別共同行動。中國資產階級軍閥政客及資產階級黨派作上層拉攏。

(二) 凡是舉國會議——即令是在這些領袖領導之下的，我們必須參加進去，以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

(三) 但最近各派聯席會議的×××××會議，只是各系軍閥、陳銘派、第三黨、及救國會等上層分子之秘密會議，其目的雖然有所謂「上層大衆」之政治調和，但他們的結合方式是上層拉攏，對於這樣的事，我們如果參加進去，無論對於革命鬥爭或對於無產階級獨立立場，只有百弊而無一利。

(四) 因爲這樣的會議事實上爲軍閥政客們所壟斷，不會容許我們自由發言，即使容許我們發言，這些軍閥政客的頭目，更不容許我們對政治主張達到他們的影響，更不容許我們對政治主張達到他們的影響，更不容許我們對政治主張達到他們的影響。

現在各方面都集中力量於援助綏遠抗日將士，這固然是可喜的，但有遠見的革命先鋒，應該以大部分的力量募捐援助受圍攻壓迫的罷工工人。

因此，我們號召一切革命分子及革命同情者：募捐援助上海日本紗廠的罷工工人，使他們能持久地抵抗關廠的壓迫。

抗日情緒之高漲而自動起來，故他們一方面以故作無事的态度來欺騙民眾，使民眾「鎮靜」，另一方面則已預備以武力壓迫來防止民眾的興起。從宋哲元到蔣介石，都表示「以我看來，綏遠無事」；並且在北平學生開始募捐綏遠的時候，宋哲元已恐惶地「決定以武力制止」。然而在中國非民眾起來則無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由這些事實與國民黨軍閥的在綏遠的作戰佈置看來：我們可以說，要救綏遠不被攻陷，決不能信賴國民黨軍閥，而必須全國民眾動員作抗日戰爭。因此，我們高呼：全國民眾動員起來保衛綏遠！

全國民眾不但要自動武裝與綏遠兵士一致守土，不但要逼迫蔣介石把西北剿共的幾十萬軍隊調往華北進攻察北熱河，並且全國各地更應該恢復對日經濟絕交運動，與言論、結社、集會、遊行、罷工罷課的絕對自由。誰干涉我們的抗日運動的，即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好細，與民眾的敵人，我們應該先打倒這種內部敵人。

最後，目前一般民眾保衛綏遠工作之一，是募捐援助在雲地湖風中抗日的戰士。但捐款是出於民眾的汗血，因此我們必須想法保證這汗血而都用於抗日戰爭。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蔣介石以救國名義由民眾身上所榨錢購買的飛機，從來未有一次使用於抗日，但追剿一紅軍一時期滿天是飛機。過去的教訓，已使我們絲毫不敢信賴軍閥，故對於綏遠的捐款，民眾應當組織委員會，監督並支配其用途。

總之，要救遠東完整必須民眾自動抗日，而抗日勝利必須集合民眾力量一致鬥爭。而集合力量并領導鬥爭的最善方法是召集普通全權的國民會議。

因此，全國民眾目前的要求與鬥爭目標應該是：

- 一、立即停止南京的中日談判，公布秘密外交的內容；
- 二、立即動員全國軍力徹底解決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匪偽軍；
- 三、全國民眾動員起來參加抗日戰爭，並對日宣戰；
- 四、募捐援助抗日兵士，並組織全國抗日基金委員會監督支配捐款的用途；
- 五、民眾武裝、言論、結社、集會、遊行、罷工、罷課的絕對自由；
- 六、對日絕交，斷絕一切經濟往來，實行全面的非合作（退出日人的企業，不賣貨用品給日本人，不替日本帝國主義者服務）；
- 七、積極援助日本紗廠的罷工工人；
- 八、召集普通全權的國民會議領導抗日火、釋放一切政治犯。

打倒國民黨，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解決國事。

我們對各派聯席會議的態度

在廣西的一抗日運動完結後，中國各派軍閥、政客以及若干政黨所謂聯席會議，曾擬定於×月×日召開。聯席會議在彼處參加者之列。本同盟經過討論之後，得出以下的決議，對於該聯席會議拒絕參加。

(一) 我們認爲抗日是日前中國民族同時也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最迫切的任務；因此我們願與任何真正抗日的派別共同行動。中國資產階級軍閥政客及資產階級黨派作上層拉攏。

(二) 凡是舉國會議——即令是在這些領袖領導之下的，我們必須參加進去，以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

(三) 但最近各派聯席會議的×××××會議，只是各系軍閥、陳銘派、第三黨、及救國會等上層分子之秘密會議，其目的雖然有所謂「上層大衆」之政治調和，但他們的結合方式是上層拉攏，對於這樣的事，我們如果參加進去，無論對於革命鬥爭或對於無產階級獨立立場，只有百弊而無一利。

(四) 因爲這樣的會議事實上爲軍閥政客們所壟斷，不會容許我們自由發言，即使容許我們發言，這些軍閥政客的頭目，更不容許我們對政治主張達到他們的影響，更不容許我們對政治主張達到他們的影響，更不容許我們對政治主張達到他們的影響。

評毛澤東給救國會四領袖的信

去年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一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宣言，我們已經在告中國共產黨主義者的公開信上批評過了，那是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提出的一封「悔過書」；今年八月十日，毛澤東給「各界救國會的領袖」寫了一封信，把一年來「中國共產黨」所完成了的「叛變」加以敘述。在這封信裏，他更徹底地暴露了叛變無產階級利益與共產黨主義的「事實」。我們被迫於革命者的責任心，同時為要引導多數現尚迷戀於史大林主義的「革命者」，走上正確的道路起見，不得不對這可恥的文件，也作一次簡略的批評。

領導權問題

毛澤東的信在開頭的一段中說：「我們同意你們的宣言，綱領和要求，並願意在你們的綱領和要求下，共同奮鬥」，在最後的第二段上又說：「各地的救國會組織，我們的黨員應該參加的；我們的黨員絕對服從這些團體的章程，綱領，和大多數通過的決議，在行動上我們絕對服從多數；我們的黨員不反對不嫉妬這些團體的；領袖，並在他們的領導之下工作」。

讀着上面這幾句話，簡直叫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難道這是一共黨與「紅軍」的領袖，寫給銀行家章乃器，教育家陶行知，生活書店老板鄒韜奮與法學院副院長沈鈞儒的信嗎？中國的工農大眾經毛澤東的保證，願意絕對服從這四位先生們所手訂的綱領與紀律，也就是間接服從了蔣介石的主張與紀律，這是多麼叫人難於相信的事！

首先，我們要知道四領袖的綱領（即四領袖發表的「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是怎樣來的，那是章乃器先生等於今夏入京「聽訓」之後，向南京「表示決無政治野心」的一個供辭，牠的所謂「綱領」也者，也只是要「促成各實力派的聯合」，「請中央糾正過去的錯誤，重新負起民族革命的使命」，「願在各派間盡介紹的義務」，可是對於這樣的「供辭」，「共產黨」與「紅軍」的最高領袖卻「大為同情」，「致送了熱烈的敬禮」，甚至「表示『絕對服從』」！

「仇怨」與「興趣」

史大林主義者因為根本放棄了階級鬥爭的立場，他們處處有意把中國各階級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掩蓋起來；在毛澤東的信上說：「我們還是忘記一切仇怨，重新向南京政府，太原閻百川先生，河北宋明軒先生致送了『願望』」；接着又說：「我們已無興趣進行任何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內戰」！

在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地主壓迫下的工農，為了自己的生存而起來進行的殊死戰爭，史大林主義者却把牠們解釋成簡單感情的「仇怨」，因此，戰爭的繼續與否，是可以憑史大林官僚們的有無「興趣」來決定的，這是怎樣一種背叛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的胡說呀！

毛澤東的信接着又說：「為着集中全國的力量對日抗戰，我們已經在各方面修改了蘇維埃的法律和政策，除開將工農蘇維埃政府與農工農紅軍改為人民蘇維埃政府與人民紅軍之外，在選舉法上已經規定一切小資產階級，知識界，自由職業者，專門家和小工商業主均有選舉與被選舉權，宣佈一切抗日不反對蘇維埃政府的黨派，團體和群眾組織，在蘇區享受民主自由的權利，我們歡迎一切願意和我們共同抗日的黨派團體代表來參加蘇維埃政府，共同負責，我們已經規定不沒收富農土地，一切商人和小資本家的財產工廠均不沒收，並保護他們的營業，援助他們的發展，以增加蘇區抗日的物質。對於一切積極參加抗日的軍官和地主，均不沒收他們的

「集中力量」的方法

土地財產，關於勞資問題，在蘇區，我們已經規定了最低的改善工人生活的條件，根據各企業的情形，由勞資雙方協商同意簽訂合同，共同遵守，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罷工怠工的糾紛，過去工人監督，工人管理辦法，已一概取消，並勸告工人不提出過高的超過企業的負擔能力的要求」。

上面這段引文雖然太冗長了，但牠是「紅軍」首領變換工農利益的親筆供狀，我們還是不得不將牠抄錄下來。意思說得詳盡而明白，用不着我們加以指摘，總之：「為了集中力量來抗日」，史大林主義者「保護資本家，地主，商人，富農和軍官的利益，壓制工農大眾『過高』的要求」，「一切對史大林黨還存着幻想的人們，應該絕對地注意這個『主張』」！

不過，史大林主義者會來反駁我們道：「這是集中力量的一個策略，我們的基本立場當然還是保護工農的」。可是，不幸得很，這也不是一個新的論據，而且中國革命慘痛的經驗早已駁倒了這種理論了。我們為了一集中力量來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不是曾經反對過湖南農民和武漢工人的「過火」行動嗎？而且還自動地限制了湖南農民的暴動，自動將武漢工人的武裝交給了國民黨「左派」的將軍；但是結果怎樣呢？帝國主義，軍閥，地主等的力量因此「集中」了，他們就殺了革命！

「長期聯盟」與「半獨立」性的政府

信上又說：「我們認為聯合戰線決不是短命的暫時的苟合；牠可能達到中國真正的民主的統一；一九二七年退脫聯合戰線的人，還可以在中國建立半獨立性的政府，而現在以後退脫或索性不加入聯合戰線的人，已經不能建立半獨立性的政府了；還有一九二七年的經驗，對於各階級都不會是空過去的；所以我們對於聯合戰線的前途，完全不悲觀，沒有理由悲觀」！

這簡直是自欺的胡說。假使以為共產黨和國民黨，社會民主黨，第三黨以及章乃器先生們的救國會可以結成「長期的聯盟」，甚至能達到「中國真正的民主統一」，那末我們不能不說：「一九二七年的經驗」，至少對於史大林主義者是「空過去了」！假使這樣的聯盟有益於「中國的統一」，（更不用說有益於工農大眾的解放了）那末中國早已「統一」在一九二七年，至於毛澤東先生等也決不會被迫而轉戰經年，在江西四川等地「割據獨立」以破壞中國的統一了！

莫斯科審判之原因

我們很奇怪這些先生們簡直連一點階級學說的氣味都沒有了，他們不知道中國的資產階級在種族上雖然與我們同是「中國人」！但在階級利益上却與帝國主義者同「一鼻孔」的，所以資產階級祇能同帝國主義「長期防共同盟」來反對我們，決不會同我們結「長期聯盟」來完成「真正的民主統一」的！

不過，史大林主義者會教訓我們道：「現在與一九二七年不同。現在假使資產階級退脫聯盟，那末連半獨立性的政府都不能建立了」！這真是史大林主義者之必不願的願慮，為什麼一定要「獨立」呢？中國的資產階級會回答他們道：「請不要擔心，毛澤東先生，假使半獨立性的政府不能成立，我們就成立一個僑僑股汝耕式的政府好了」！

我們知道：祇有無產階級領導了城鄉勞苦大眾，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一切代理人，因而建立專政，才能創造「真正民主統一」的「獨立」的中國！其他一切什麼「民主的」或「聯合的」的政權，都祇能維持資產階級的地位，同時也就是幫助帝國主義的統治！

毛澤東的信，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而是整個史大林國際的路線，從這一可恥的文件中，我們又一次地確定了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死亡，一切真誠的共產主義者，趕快脫離這叛變階級的史大林黨，團聚到第四國際之下來！

國內政治的原因

史大林主義的正式教義宣稱：「社會主義業已建設成功，階級業已消滅」。社會主義業已建設成功，然而目前這樣的不平等，却為蘇聯向來所沒有的，十一月革命後將近二十年的現在；有的工人每月工資一百盧布而有的却賺八百至一千盧布；有的人居於豪華的汽車，住在雄偉壯麗的住宅內。一些人終年辛苦，一家人僅得溫飽，而別的人却除了擁有汽車之外，還僱着聽差，莫斯科的附近造着別墅，高加索地方又領有別莊，等等。『階級業已消滅』，但托拉斯的經理和從事粗工的工人，將軍和集體農場員，他們的生活難道有共同之點嗎？當然，相當的不平等在現時也還是不可避免的，但整個問題却在於這種不平等每年都在加強，採取了最可怖的範圍，並且被詐稱為：『社會主義』。

十月革命的遺產在各種不同的領域內都被取消。革命的國際主義代之以祖國的崇拜，此種崇拜是帶着往日誇張性的愛國主義的，而祖國的意義首先是指當局而言的。官位、勳章、頭銜，都製定了。恢復了以大元帥為首領的官階。老的共產主義者工人都被驅逐，工人階級被分化，官僚制度依靠『非黨的布爾塞維克』，依靠史達

關於莫斯科「反革命審判」及季諾維也夫等人槍斃事件，本刊第九期已詳加分析過。這次事件已引起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憤怒，只有史大林的忠實走狗們才無恥地繼續散布謠言，企圖掩蓋史大林這次罪惡，中國史大林派外國刊物，世界雜誌第十一期，登載關於這次事件之一篇通訊，其實那篇通訊不過是把塔斯社電文有系統組織一下，增添一些小標題及莫斯科科民衆（？）對這事件如何「歡欣」這一類廢話而已。我們必須不斷揭穿史大林反革命的恐怖陰謀，並加深了解這次事件的真實原因。下面這篇長文章譯自「俄國反對派通訊」第五十二五十三期合訂本，她詳述這事件之真實原因，可以補充本刊前期的分析。——編者

羅斯福領導下的美帝國主義

羅斯福 (民主黨).....25,936,277票
 藍敦 (共和黨).....15,839,608票
 林克 (聯合黨).....744,573票
 湯馬斯 (社會黨).....59,865票
 布魯德爾 (共產黨).....37,213票

美國最近的總統選舉，又把羅斯福推進到白宮。報紙所傳的候選人所得的票數雖不完全，但馬克思主義者已由此而分析美國現有的政情了。

羅斯福的票數是絕對多數。較之一九三二年他擊敗胡佛而入白宮時，還多三百萬以上。藍敦的票數也較一九三二年胡佛所得的多。聯合黨是帶有法西斯色彩的，但林克的票數却不足一百萬，這說明了美國的中產階級還沒有離開舊有資產階級政黨的傾向。至於工人階級政黨的候選人，湯馬斯與布魯德爾，所得票數之少，表示了雖然美國資本主義危機已很嚴重，但社會黨與共產黨不能得到美國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的信任。

社會黨候選人所得票數之所以這樣少，大半是因為商業行情之向上，和一部分工人相信資本家政策能解決恐慌問題——即相信在水木主義統治下仍有經濟繁榮之可能。中派式的改良主義者湯馬斯，一方面宣傳社會改良的政策，同時又宣傳社會主義和平轉變的政綱。這種政綱是必然地不能叫人聽信的。

史大林黨的候選人布魯德爾所得票數，比他的黨員數多得很，比他的機關報「工人日報」的銷數少得很多。這個事實是不奇怪的。因為布魯德爾，照着希特勒上台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榜樣，宣傳「較好」的政綱，鼓動美國工人集中力量去打擊「法西斯」的藍敦而選舉羅斯福。這是奉行莫斯科的命合的。蘇聯的官僚認為羅斯福是「和平與集體安全的保障」(真理報論選舉羅斯福)。至於引導美國無產階級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黨以備奪取政權，他們則斥為「瞎鬧」。他們說：「我們需要和平與集體安全，這樣我們才能建立蘇聯的社會主義」。

但既然這樣，則史大林黨何以還要提出候選人便好像成了一個謎。如果應該叫工人們選舉羅斯福，那麼為什麼還要提出布魯德爾呢？答覆這個問題是很容易的。史大林主義者害怕他們自己內部的反對(因為在階級覺悟的工人中間仍然有許多不

相信美國共產黨是獨立的革命的工人政黨，是布魯德爾的政黨)，因此必須來一個欺騙政策。他們對他們自己說：「我們應該把布魯德爾提作總統候選人，但我們必須儘力宣傳叫工人都選舉羅斯福。」

這個兩面政策，而退出了共產黨，他宣佈的理由是反對該黨對於羅斯福的「虛偽擁護」。他告訴我們該黨內部會議怎樣決定了在選舉運動中去欺騙羣衆。美國的史大林主義者，像法國史大林主義者之擁護白倫政府那樣，正在努力要同羅斯福建立「人民陣線」，並且還要使美國發動一個反對日本的保衛「民主」的戰爭，因為在莫斯科官員們看來，日本是蘇聯在遠東的主要仇敵。

美國史大林黨的衰朽與墮落，不亞於中國及別國該黨。工人日報已把第一頁上的斧頭鐮刀的蘇維埃和徽記號除去，並把過去所標的「美國共產黨」(共產國際支部)的中央機關報「字樣」換成了「人民爭取自由、進步和平與繁榮的運動之喉舌」的字樣。報紙的各頁滿是書評、體育新聞、婦女知識、工會消息、募捐啟事等等。簡直找不到一點革命政綱機關報的氣味。現在美國工人已到了認識這種真理的時候了。

要明瞭這次羅斯福選舉大勝的意義，必須從一九三二——三三年冬季，即他第一次競選勝利時的美國情形分析起。這時是資本主義空前恐慌已達最高點的時候。恐慌是國際範圍的，特別表示出他是資本主義的整個衰落，而不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暫時下降。美國的失業率已達到約一千八百萬的驚人數字。利潤已降至極低點。各門工業都有損失。工資降到了極低點。各種物價都極端低落。到處都是破產，而且還在增加。整個的銀行制度都動搖，並已達到崩潰的邊緣。與羅斯福時期所放出的大批債款無法收回。中央與各邦的公債額在迅速地增加。

這種形勢自然要在美國民衆的意識中引起反響。恐怖產生在各人的腦子裏。一般人都覺得無出路，無希望。除了馬克思主義者以外，各階級的人都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恐慌是天然劫數，人類是無能為力的。大資產階級都害怕起來。他們害怕支持他們的制度之潰敗，因而都預備進行凡能

恢復已失利潤的政。農民們顛覆而忿怒。他們認為解決困難的辦法是提高物價，減低捐稅與負擔，和政府的救濟。一般中產階級也普遍地感到心理所籠罩。地位，已連根拔去了。不過中產階級一般地都張皇而奔，却沒有發生像農民那樣的忿怒。如果羅斯福能產生像農民起來，那麼法西羅斯的成長便有了根基。但在美國却還未到這個時候。

但無論如何，在一九三二——三三年，中產階級已經支持了他們對於那些過去領袖，即金融資本家及其發言人信任。這不僅是因為時代對於中產階級太殘酷了，而且大部分是因為金融資本家已一時地失去了自信心。中產階級，既不能組織自己的獨立政綱，又不能產生獨立的領導，便只有追隨別的階級的領導。但除過別階級的領導者能自信能給與勝利的保證，他們是不會相信他的。

失業的人大半都像敗軍士那樣的頹喪，有時候也表示忿怒。他們要求小量的救濟，要求聊足糊口的工作。無產階級則完全迷失了方向。這一方是因爲無革命的領導，一方也因為有破產的革命的領袖在領導。工人們已騷動起來，並且至樂鬥爭的困難已擺在他們的面前。他們看不出政治上解決他們的問題的道路，但他們却走上直接行動以圖得到生活的改善。

羅斯福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走進了總統府。他的基本政綱，在於大規模地使國家的權力，幫助經濟循環的「天然力量」去走上復興，以便把資本主義渡過這一個恐慌的深淵。因此，在經濟方面，他立刻製出了對付嚴重困難的辦法。緊縮的潮流，被黃金自由買賣與白銀提煉之停止，金元貶值等等的膨脹方法所轉變了。銀行制度也被「銀行休戰」，弱小銀行之歸併，與政府的貸款所復興了。經濟復興運動使在過度削價與無政府競爭壓迫下的工業得到了喘息的機會。政府的放款與消費(大部分消費於軍事工業)，救濟與公共工程，更幫助了「常規」的復興的過程。

羅斯福的改良政綱對於各階級起了怎樣的影響呢？
 第一，他在表面上表現得像是作「人民」的運動，他時常在口頭上罵大資本家，表示他是這些人的最大仇敵。但雖然如此，在起初，資本家却并未給他以什麼妨礙。因爲他們太害怕了，他們覺得應該

時機等時，並且他們還知道他們是以控制羅斯福的基本路線的，因此他們只集中力量使他們的願望能寫在新的「商業立法」上，並且也得到了成功。
 農民也因獲得了實際的經濟利益而欣喜，如農產品價格之提高，(由於殘酷的縮減與破壞農產物而得到的)質典的救濟，與直接放款等。

中產階級更高興了。在羅斯福身上他們找到了希望與夢想。信心又產生了。他們所需求的那種迷濛，輝煌的模糊遠景，羅斯福自信，堅定，和悅與友善的態度與書辭恰巧給了他們。於是中產階級便陡然變成了羅斯福的捧台者了。
 失業者也至少也一時地從失望中產生了新的希望。羅斯福的救濟工作已使幾百萬在無產階級方面，他們經過工會官僚而附貼在白宮身上。

自新政實行以後已將四年了，羅斯福統治的政治意義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因是基本的經濟情形與社會情形都大大地變動了。最重要的變動是商業行情之向上，這行情在一九三三與一九三四年曾發生過兩次小高漲，一九三五年後半以來便一直在突飛猛進地升起。商業向上的最明顯點是利潤的回復，新工業利潤竟漲到歷史空前的高度。證券市場又活躍了。物價自一九三三與一九三四年的突然高漲後，大部分都在緩慢地繼續地上升。工資在一九三三與一九三四年雖然增加後，就穩定起來。失業已減少了五百萬。

經濟情形之變化必然引起政治的變化。原用以應付最惡劣的恐慌形勢的緊急立法權，尤其是最惡劣的恐慌形勢的一些政策，在一九三五年都被推翻了。但羅斯福覺得需要保持他的「左」的面子，因而仍保存了中立法與富人稅法等政策。在恐慌嚴重時，大資產階級反對羅斯福政府的一切禁制法令，現在商業再次茂盛了，他們都變臉來反對羅斯福。他們想換一個更少妨害他們的企業利潤，更少干涉他們的利益，更直接的代議。共和黨候選人藍敦，答應取消羅斯福的一切最討厭的政策，特別是耗費甚大的救濟政策與加稅等。這自然得到了大資本家的擁護。但共和黨未提出農民政綱，因此農民都選舉羅斯福。中產階級(農民除外)的生活狀況並不比一九三三年好多少，但他們信賴羅斯福，即金融資本家的心却大大地復活了。因此，中產階級的大部分都選舉金融資本家的直接而公開的代表，藍敦。

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態，整個說來比較一九三三年好了，但也未好得許多。雖然羅斯福的政綱在實際上是澈底有害於無產階級的，但工會官僚的欺騙，共產黨的錯誤政策，與社會黨的搖擺政策，都驅使工人們去選舉羅斯福。

美國資本主義藉羅斯福的援助而渡過了難關，但關係牠生存的重大問題却未解決。牠沒有提高生產力，反之，這復興是因摧毀生產力而獲得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要想提高，只有在帝國主義戰爭勝利以後才有可能。

美國國內市場已因許多人爲政策而擴大，這擴大已恢復美國資本主義到略上常軌的地步。大規模地剷除農作物並限制農產，以提高農產品的物價；停閉工廠或減少生產以免除工業品之生產過剩；凡足以提高工業生產力的科學發明都被壓下。這一切人爲政策的目的，都在於使美國資本家能繼續從勞苦民衆身上榨取利潤。

但純粹國內政策之能恢復資本主義社會的常軌生活，是有其限度的。資本主義的本性是必須發展其生產力，不然便要衰頹。以後，只有奪取國外市場才能獲得。羅斯福已把美國資本主義渡過恐慌的深淵，今後他將把世界主義們逐漸地穩健地帶上爭取國外市場，即世界戰爭的道路。首先，美國帝國主義將要以外交政策把南美洲的廣大市場鞏固起來。今後，牠或會以更強硬的聲調對待牠的日本敵手。同時牠還會向牠那最大敵手的英帝國主義爭取更優越的地位。總之，隨着國內最惡劣恐慌之清除，美帝國主義是在對外各方面採取更強硬與更帶侵略性的外交政策。

這便是美帝國主義的前途。但在這中間，美國無產階級却是一個可怕的反對的因子。工人要求分享新「繁榮」的利益。海員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與改善生活的大罷工，已發生了，船廠與堆棧工人有加入之可能。同時，鋼鐵工業資本家正企圖以自願增加工資的方法去斬斷五十三萬工人的工業統一運動，以及其必然要來的罷工。

美國工人階級之走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工人們的行動逐漸威脅到美帝國主義的廣大計劃時，法西羅斯即要抬頭。能狗使美帝國降法西斯的野蠻，色薩帝國主義戰爭的破壞，並保障這新大陸有機會向前發展的，只有社會主義的革命，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並打倒資本家的剝削。